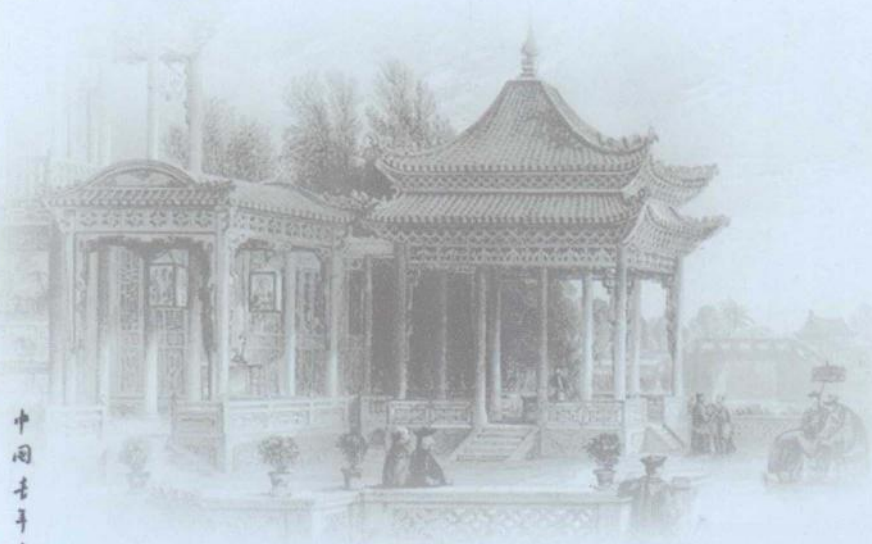


渐行渐远老北京

北京往事

张证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往事

张征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2年·北京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往事/张征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53-0315-4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4179 号

责任编辑: 叶施水 郑国和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406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1 印张 2 插页 306 千字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2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渐行渐远的老北京（自序）

去年初冬，格外的寒冷，我去西三环外的定慧寺看望年近九旬的父母，他们的房间特别的温暖，楼房里这么温暖让我霎时间产生了时空错觉：仿佛是在沙滩北大红楼对面胡同居住，那里的冬天，炉火熊熊，火苗子生出蓝光，舒服。老父亲耳背，所以我就多跟老娘聊天，聊起了老北京的往事，聊起了她母亲我姥姥在花市的老房子，姥姥的父辈是工部尚书，正蓝旗；聊起了她父亲我姥爷送人的黄花梨的罗汉床；聊起了逛颐和园在听鹧馆吃糖醋鱼；聊起了我哥哥几个月的时候她老人家抱着在北池子大街口董文治叔叔照的照片。

恍惚间做了个梦似的，我就已经年逾花甲，岁数一大把了，光阴真似箭。

“当年，你生在西城的毛家湾，”老娘的表情，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头一次知道自己的出生地，“不过，这家医院现在已经找不到，并进个大宅子，成了里面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了。”

六十年匆匆滑过，我和妈妈熟悉的老北京已经被时代冲刷得面目全非了。头几天去大学夹道，公主府东墙外东高房胡同的老槐树已经没有了，平地上停了几辆小汽车。说起北京汽车钻小胡同的能耐，全世界第一！到现在，大学夹道还没有人开

车进得去，因为只有两步宽窄，半侧着扬起俩轱辘都进不去。老北京三千多年的历史，元代以来八百年的都城，专家考证：东四往北北新桥往南，这一片胡同还是元朝的标准，这一点在《东皇城根》里细说。是老北京里的老北京，古董级胡同，人类建筑文化遗产的瑰宝。老北京至今还“潜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老祖宗留下的宝藏！我之所以这么说，有根据的：这几天，忙着寻找照片，去了景山东街，正骑着自行车，眼前突然一亮：深宅里的黄琉璃瓦的高墙不就是乾隆公主府的西墙吗？四百年过去了，那墙依旧耐看，只是留下了五十米左右，珍贵了。要不是这宅子拿它当了东墙，它也留不下。墙的制式同皇城墙，不了解的，会百分之百地和地安门的皇城墙连在一起考虑的，当成皇城墙的奇怪延伸。

我小的时候，觉得整个北京城就是一幅画，人如同活在画中，虽然有些破旧，但耐看耐回味，古人说的“意境”在老北



姥姥出嫁前在花市的四合院留影，母亲说右下角的小伴娘还在世，已是百岁老人了。

京的大街小巷里随时可以产生，那是一种农耕时代走到极致产生出来的坦然和自足，她的尖端作品就是紫禁城系列和皇城系列，是当时中国人在长达五千年积累的最高级智慧的挥洒。

南怀瑾先生说，潮流是挡不住的，只能顺应。老北京的逐渐淡出，也是潮流。面对着日益高科技化国际化的北京，我能做的只能是把儿时的记忆“写”下来，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了，不是写在稿纸上，而是录入电脑，把我所知道的渐行渐远的老北京旧事当成大家茶余饭后的解闷故事。

当然，还有希冀：渐行渐远的老北京是坐在飞去来器上！

目 录

渐行渐远的老北京（自序）	1
--------------------	---

上卷 老北京风情旧忆

故宫	3
----------	---

从神武门进故宫，没有不逛御花园的。我小的时候，最惊奇的是在御花园的弯弯曲曲的流水里面发现悠闲悠闲地漫游的两尺来长的红色和粉色的大鲤鱼。那些红色和粉色的大鲤鱼，几乎都在鳃部位用金环系着金牌，它们不怕游人观看，都缓缓地贴在水面游动，速度非常非常的慢。“为什么戴金牌？”我问工作人员。

王府井	9
-----------	---

等他们买完衣服，我抱着酸黄瓜随他们出了楼门，马上惊呆，广场人山人海的，一辆大卡车上面站着五六个人喊着往人群里面扔号外：“快看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年的人民日报社就在百货大楼的边上，刚印出来就发上了。我拣了两张红色的号外，晚报那么大小，单面印刷，怪漂亮的。

隆福寺 15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期，我家住在沙滩，离隆福寺不远，但是要先过御河，这是通惠河皇城内部分河道，也就是现在的北河沿大街，再经猪市大街（即现在的美术馆路口），那时猪市大街的十字路口狭窄，也就是可以并肩过三架大马车，路边也没有美术馆华侨大厦和民航大楼。每天早晨，这个十字路口是东城的早市：天蒙蒙亮，马车骡车人力车还有挑担子的就占满了路口，卖新鲜菜蔬时令水果活鸡活鸭活鱼猪羊牛马骆驼肉和卖针头线脑之类杂货的小摊有一里路长，热闹。

北海公园 22

大凡游客，皆选东边的南门进入，因为先逛了团城，下来就直接进北海了。从此处进北海属于“正统”，上桥，然后直接爬山，在白塔下面瞭望四周，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可以使人产生片刻的错觉：似乎到了郊野，忘记自己仍在闹市的核心里面。

厂甸庙会 28

那回逛厂甸，15 路公共汽车刚开到宣武门就动不了啦，真正的大堵车！司机打开车门，喊，“都下车，腿儿着吧！”乘客们哄笑着下车。只见滚滚人潮喧嚣着扑向护城河，此处的护城河不是永定门外的那条河，而是与通惠河相连经崇文门前门流过宣武门再向西的河。严冬时分，河面白刷刷的，冻成了铁板，河两岸是黄土慢坡，呈三十度，北京人抄近儿是习惯，就选这里过

河，直杀入厂甸，路上是飞尘四起，几乎遮天蔽日。

崇文门 33

逛了崇文门菜市场，都讲究顺便逛逛东兴隆街，它歪歪斜斜的可以与前门相通，小街十分的狭窄可南城韵味儿足，比南边不远处的花市毫不逊色。那里明清建成的二层小洋楼存量颇多。为什么说是明清呢？我考证北京甚至中国带西洋味道的建筑和家具其实在郑和下西洋的1403年就出现，到乾隆年间仅以家具为例：“广作”的西洋味道已经十分浓厚了。

大栅栏 38

前门的知名，不光有前门楼子和瓮城，还在于有大栅栏和鲜鱼口的繁华，当然还有八大胡同。当年老北京去一趟前门没有欣赏前门楼子的，纯粹就是为了逛大栅栏：一趟下来，吃喝玩乐外加置办些吃穿，全解决了。

东安门 43

过了整天拉着洁白漂亮的白色窗纱的外交人员特供部，馄饨侯的黑漆招牌向我招手了。我一口气登了六磴石阶，进门找个位子坐下，又掏出那两毛钱，“一碗馄饨，一个烧饼。对啦，您给多加点儿紫菜。”当时一碗馄饨一毛五，一个小烧饼五分。我要在馄饨侯吃一顿，把遗憾弥补弥补。

东安市场 48

东安市场名为市场，我看其实不如说是大天棚里有横竖几条街的集市！街里面是一间挨一间的店铺，一间

比一间的铺面古朴、干净、漂亮。橱窗永远擦得锃亮，由于市场上方有天棚，光线暗些，所以各个店铺白天也汽灯电灯通明，别说买东西，就是从店铺前走过，都觉得别有洞天。

东华门大街 54

东华门位于紫禁城东，从这里进宫就是东六所，也是皇太子居住的宫殿区，取其“紫气东来”之意。这东六所，气派，也有影壁，就是紫禁城中路三大殿的微缩，所里面的古槐参天，连喜鹊都比紫禁城外边的个头大！

动物园 59

当年的动物园，是个让人神往的去处，和动物们戏耍之后，乘着余兴未尽，溜达到东墙外边的莫斯科餐厅，吃俄罗斯大餐——拿“大列巴”抹鱼子酱，叉着鳕鱼，喝着红菜汤，再来杯“伏特加”，醉微微地从西直门进城回家。

景山公园 64

我在景山学校上学的时候，学校坐落在嵩祝寺前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大院里，上学途中，经常听见沙滩一带，住银闸、中老、西老和大学夹道等胡同里的老人们碰了面儿之后，这么打招呼：“刚从煤山上下来啊？”“遛遛腿儿。”他们管景山叫煤山，据说此山的起因是皇宫里烧过的煤渣子没地方处理，太监们就把这些煤渣子从神武门抬出来，堆放这里，时间一长，堆积成山。为了证实此说的真伪，我偷偷用半尺长的小铁锹

在景山半山坡挖过，挖到快两尺深，还是黄土，所以我一直无法弄清“煤山”之谜。

景山前街 71

景山前街成了每个北京人都要去的几个景观之一，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1911年到1949年，兵荒马乱的，北京人没有心气儿游山逛水，也没有做太平盛世公民的资格。所以，1949年以后才有了这种大环境。陆游说，“天下自有公论，不以爱憎异同能夺也。”我以为这话太对了。

筒子河 77

有一次，我就索性和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并着排，她不把我当回事儿，走到筒子河边掏出白色羊肚毛巾就甩，我清楚地瞧见有一根大号毛衣针粗细半尺长的金簪子，还有什么，看不清楚了，黄闪闪的都飞进了筒子河。在飞进河里的刹那，我不禁出了声，“哎呀！”那位妇女没搭理我，心事重重地低头走了，临走把羊肚毛巾又塞进怀里。扔了能买一屋子羊肚毛巾的金子，可是把一条羊肚毛巾当宝贝。这是什么心理？

西单 83

当年吸引人的地方是长安大戏院、西单剧场、西单商场、西单菜市场 and 首都电影院，如果趁钱，可以进全聚德西号吃烤鸡烤肉烤鸭，此地后来成了天津进京的鸿宾楼，也可以在四川饭庄喝市面上少见的特供郎酒，还可以去天福号买只酱肘子，压一压馋虫儿。

西四 88

西四的繁华，当年可以和东四有一拼，比如：几乎占据了从路口到了字街的西四菜市场，吸引了远到三里河百万庄的居民；和顺居吸引得更广了，可以说是全北京的食客，连茅盾先生都在这里请客；电影院好几家还有书店；至于理发店澡堂子杂品店数不过来。规模绝对可以跻身北京购物圈前五名。

颐和园 93

你如果在夏天逛颐和园，又稍微懂一些中草药，可以到佛香阁的后面即后山寻找一些当年慈禧太后带领宫女们种下的益母草。当年的慈禧，太医嘱咐必须要益母草配药常年服用，她又嫌太医院的益母草质量次，就带着宫女们植益母草于山腰。她每年从立夏到八月十五都住在园子里，过了八月十五才回紫禁城，以颐和园为避暑地。

玉渊潭 97

“我的鱼线！”小伙伴眼瞧着自己的宝贝真的张翅膀“飞”了，他真急了。在我的惊呼中他几乎是几步就踉踉跄跄地冲下斜坡，连蹦带跳地趟进湍急的水里。这里是闸前面最水流湍急的去处，他为了找回鱼线，要“玩儿命”了。鱼线和塑料制成的小飞轮在湍急的水里时起时浮，沿着水道朝南漂浮着，小伙伴已经全身都在水里了，他在湍急的水流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玩儿命”。

中卷 老北京人文旧忆

东皇城根 105

经过考证，原来这条河可以把船里的货物直接送进南池子的瓷器库、缎库。上世纪 50 年代的瓷器库胡同的一些大门进出的石阶不修在正面，而是成双侧面砌的，如同江南水乡的宅院门设置。由此证明，当年这些胡同（至少在明代）是可以进船的，能把贵重的瓷器、绸缎直接送入库房。我甚至得出以下推断：当年，这一条河与环绕紫禁城的护城河相连，也承担着为护城河补水换水的任务。

按院胡同 112

所以走到胡同西口我脑子里老出现一幅久远的画面：当年的夜里，城头上是灯火闪烁，胡同里是梆声阵阵，古槐在月光里轻轻摇摆，槐花静静地开放，人们安然入梦，连槐树上的小喜鹊们也不再欢叫，伴着花香休息了。

北池子大街 117

最后呢，从柜台边的柱子上拽过抹布，把瓶子外边擦得一千二净，绝不让一滴酱油沾在瓶子外边，也永远不会因为买主是小孩而省略了这道“工序”。每当我伸手接大酱油瓶子的时候，系着已经发灰色白围裙的伙计大眼睛会千叮咛万嘱咐，“你可千万千万抱好喽，出门下台阶的时候瞧着点儿脚底下，记住喽，有‘老疏

璃’打你眼前过都别看哪。不然一‘哗啦’，你就惨啦！”

北河沿 122

北河沿原来是土路，坑洼不平，暴土扬场的。过去专门有泼街的，前面有人推辆水车，后面的才是有真功夫的：拿一把长把的水勺，在车里掙一勺水，极密而且极细地把水洒在路面上，正好压住浮尘。我小的时候老看泼街的师傅干活，技术得厉害。

北新桥二条的豆汁 127

买到的豆汁是稀稠适中，口感极佳。这一阵子，我和我女儿喝上了瘾，连出的汗都是酸豆汁味儿。以至引起同事们的误会，以为我们父女俩不讲卫生，多少日子没有洗澡了。

菜市口 133

当年从宣武门去菜市口的马路只有并排三辆汽车那么宽窄，人特别的多。到菜市口往南就没有马路了，只有斜对着的烂漫胡同，我的学长谷长江有段时间就住在这条胡同里，我经常去他家，可这条胡同的名字为什么这么“浪漫”，我一直没搞清楚。菜市口东西向的街也很窄，但是窄而不乱，汽车自行车，东来西往的全是规规矩矩，显得井井有条，印象颇深。

朝内小街 139

北京东城的朝阳门内往西一里路的样子，有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叫小街。早年间，这条贯通南北的小胡同式的马路最有味道了：两辆公共汽车擦肩而过的时候，

恨不得要互相拍玻璃！骑自行车的要下车甚至把车搬马路牙子上去，没地方了。

大学夹道 144

回家还没来得及观赏新洋画呢，小朋友就哭着跟着进院门了，牵着他妈妈的手，追我家来了，“我们家的洋画啊，是他爷爷开杂货铺时留下来的，他偷偷拿出去了。大侄子，还我们吧。”他妈央求我。

说什么呢？人家哭得那么伤心，连妈都出动了，把八张洋画还人家吧。拿到洋画，他不哭了，连谢都不说，“妈，咱们走——”

他们娘儿俩扭头就走，我瞧着自己肿得发亮的手直发愣。

黄化门 149

再早的时候，北海后门是条河，从北海到什刹海要过桥的，位置就在北海幼儿园那里。地安门火神庙前面有河，向东到东不压桥再向东，沿皇城拐朝南了。当年的黄化门，后面依的是景山，前面靠的是御河水，美啊！可惜民国以后的摄影家没按快门，如果按了，肯定比其他老北京照片不差。

金鱼胡同 155

接下来这些个饭庄子就是坐小汽车的提笼架鸟的拄拐杖的有身份人的天下了，除了坐小汽车还有坐着豪华三轮的，铜喇叭锃亮，车身黑漆镜子似的。吃完了饭，剔着牙出来并不急着走，很多又进东安市场的茶馆了。他们有的是时间，也有闲钱，慢慢地把日子应酬着打

发掉，从容地享受着。

锦什坊街 163

即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已经是彻底的公有制，买卖讲究既大又全，没有私营小铺的空间了，就这样，它还顽强地保持着旧日的风貌：饭铺、菜市、杂货铺、油盐店以至于南纸店、洗染铺、理发店，几乎什么都可以在这里寻觅到。

为什么说是“旧日”呢？因为这里所有的店铺都带个“小”字。油盐店就只有两个人经营着，理发店是一个人的。油盐店没顾客的时候，他们就抽着烟闲聊，理发店的那位，没有顾客的时候就半闭着眼听矿石收音机。

景山东街 168

我们进了主楼，迎面是收发室，里面一位安详的老人脸正贴窗户向外看，“这不是张中行爷爷吗？”我们家三口人都认识他的，孩子好奇而且眼尖，“炉子上是块烤白薯！”我听了一乐，探身望，炉子上放个铝饭盒的盖，盖上面是块半斤左右的熟白薯。老人家生活简朴，可能是早饭吧。他名声在外，可愿意在收发室里坐着，没架子。

骑河楼 175

骑河楼，这个名字怪，我从小就往那里跑，在有御河故道的时候它就叫骑河楼。于是有人猜测，原来在此位置上有一座真的过河楼，如同南方的廊桥。如果为真，当年这可是皇城一景啊。可惜打我记事起，就没

有见过这座楼，岂止是楼，连地基都没见过。更奇怪的是，它还叫骑河楼大街，这条大街，还不如东四十一条宽呢，别的地方只能叫胡同，它却称了“大街”。

三眼井 180

这条小胡同两头连着嵩祝寺夹道和吉安所，都是比较小规模的四合院，属于中等市民居住区，在北京古城的地位并不显赫。到了三眼井，我老问，“一眼井呢？”同学回答，“早先有，现在没了。”

“二眼井呢？”

“也有——”

“四眼井呢？”

“怎么那么贫啊？告诉你了，打一到四，都有过。不然，干吗单挑出个‘三眼’叫呢？”

沙滩 186

沙滩一带的名称历来让我迷惑：小时候，老人们一会儿说“汉花园”一会儿又说“松公府”，还有“松公府夹道”，最后才说“沙滩”。那么，沙滩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北大红楼。因为民国以前，此处是皇城内的荒地一片，堆积沙料用以维修紫禁城，随后便以料为地名，称“沙滩”。老北京讲究儿话音，“沙滩”必按在“滩”字后面加儿话音来说。

嵩祝寺夹道 193

20世纪50年代末，嵩祝寺着了场大火，由于都是盲人在工作，延误了火情。大殿都是木结构，那么多年的风雨，已经把木料都变得非常干燥了，见了火，只有